

縣志卷二十一

藝文志一 文記上

覽昔人行事莫不垂金石光史冊人往矣厥辭琅琅如相告語雖蔓可蕪灰可燼而江河日星之言蕪如是燼如是也因嘆昔人謂立言不朽誠有然為搜徃牒綜遺編□茲土者悉為登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燈燈相續良有望焉

蘓軾

宋人元豐五年壬戌三月先生以事至蘄水與龐安常善

寄龐安時聖散子

蘄水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一

昔嘗覽千金方三建散云風吟疾飲痲癖□□無所不治而孫思邈特為著論謂此方用藥節度不近人情至於救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效靈不拘常制至理開感智不能知今僕所蓄聖散子殆此類耶自古論病惟傷寒最為危疾其表裏虛實日數證候應汗下之類差之毫釐輒至不救而用聖散子者一切不問九陰陽二毒男女相易狀至危急者連飲數劑即汗出氣通飲食稍進神宇完復更不用諸藥其餘輕者心額微汗正爾無恙樂性微熱而陽毒發狂之類服之即覺清涼此始不可以常理誥也若時疫

流行平旦於大釜中煑之不問老少良賤各服一大盞□  
時氣不入其門平居無疾能空腹一服則飲食快美百病  
不生真濟世而衛家之寶也其方不知所從出得之於眉  
山人巢君谷谷多學好秘方昔此方不傳其子余苦求得  
之謫居黃州比年時疫合此藥散之所愈活不可勝數巢  
初授余約不傳人指江水為盟余竊隘之乃以傳蘄水龐  
君安時以善醫聞於世又善著書欲以傳後故以授之亦  
使巢君之名與此君同不朽也

黃庭堅

宋南昌  
人學士

蘄水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二

贈龐安常序

時先生寓清泉值安常一  
見傾倒□為序以贈

龐安常自少時善醫方為人治病其生死多驗名傾江淮  
諸醫為氣任俠鬪鷄走狗蹴鞠擊毬少年豪縱事無所不  
為博奕音技一工所難而兼能之以醫聘之也皆多陳其  
所好以順適其意其來也病家如市其疾已也君脫然不  
受謝而去中年屏絕戲弄閉門讀書自神農黃帝經方扁  
鵲八十一難靈樞甲乙葛洪所綜緝百家之言無不貫穿  
其簡策用以視病幾乎十全矣然人以病造不擇貴賤貧  
富便齋曲房調護以寒暑之宜珍善美饘時節其饑飽之

□愛老慈幼如痛在己未嘗輕用人之病嘗試其所不□  
之方蓋其輕財如糞土而樂義耐事如慈母而有常似□  
漢間游俠而不害人似戰國四公子而不爭利所以能□  
而得意起人之疾不可縷數它日過之未嘗有德色也其  
所著傷寒論多得古人不言之意其所用意於病家之陰  
陽虛實今世所謂良醫十不得其五也余始欲掇其大要  
論其精微使士大夫知適有疾未能然未嘗游其庭者雖  
得吾說而不解誠加意讀書則過半矣故特著行事序之

明御製城隍廟誥命

蘄水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三

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端受命之符  
此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為天降  
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礼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  
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罄於衷  
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神天  
有其舉之承事惟謹蘄水縣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  
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於神者則然神受於天  
者蓋不可知也茲以臨御之初與天更始凡城隍之神皆  
新其命睠此縣邑靈祇所司宜封曰靈察司民城隍顯佑

伯顛則威靈丕著佑則福澤溥施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於我民鑒於邑政享茲典祀悠久無疆施行

陳循

永樂乙未會試二名官侍講學士

脩學記

時正統己未年

學校自京師以至天下府州縣莫不有夫子廟其從來遠矣蓋夫子之道如天地之化覆幬持載及於萬民則萬民之生成長養皆有所賴而不失是孰使之然哉夫子之道行也蒙天地之化者皆知感荷於俯仰之際學夫子之道者孰有不欽崇瞻仰之間也哉天地俯仰有象夫子瞻仰

蘄水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四

無方此廟所由建也黃之蘄水縣學在治東之高阜前臨大溪元季廟學竝燹於兵國朝洪武甲寅知縣趙季光始復建於此歲久日就朽壞宣德癸丑縣丞黃含覩主簿夏時其患之始勉新禮殿未幾被震正統己未番陽胡奎以戎臣荐來理縣事下車之初即謁廟學而周覽之大懼無以稱瞻仰之盛心謀於僚佐師儒曰為政舍此曷所當先於是縣丞李蔚主簿王輔典史金鼎教諭申屠鐸訓導簡縉紳左惟賢僉曰不可後相與市材鳩工撤其舊而大之為禮殿凡三楹東西兩廡戟門外楹各視殿之數有差脩

享有厨藏器有庫楹皆如之盖經始於明年之春落成於  
是年之秋既成胡奎兩以職事至京求記於興畢之歲月  
於戲為政以興學為先惟令克知教化之本紀事以溢美  
為戒故不敢没人之善况求之篤如此遂為記

劉定之

成化侍  
讀學士

贈胡奎序

正統時  
令鄆

聖天子紀元正統之十年天下藩省郡縣臣咸以職來述  
既預期集闕下每旦随文武常叅庶僚入覲仰瞻清光侍  
象魏左右凡都俞吁咈之旨禮樂文物之盛獲聽見之元

蘄水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五

會之朝復入奉天殿廷鳴玉秉笏用展臣敬大駕出奉郊  
裡禮成旋蹕則迎鑾稱慶均沾釐澤共際盛矣已而公卿  
侍從風紀天子若曰其勿深咎俾歸供乃事以觀後效賚  
之勅戒勵使不怠烏虜其仁又何至哉於斯之時蘄水縣  
令胡君奎景粲實與左茲胡君始由科目任教事於閩凡  
兩易任已而知者薦得陞今職至則能治其民化其士類  
詞訟清簡之餘用其心於學校躬其程業子弟員蒙誘□  
者成材膺貢異於音時盖匪徒政足觀抑不隳其宿學非  
□乎為今比也於其陞辭以行邑人士友刀來徵言夫胡

君既自詩書出宰民社則於為理之術既監於古矣況身當盛世沐聖主深仁其自今感發又何如也士學古而不逢時或時逢矣而學於己者不足故猷為有不及未必君子責焉胡君其思自重以求見於明世尚無安近小以苟止則豈惟嗣膺寵渥抑聲光之垂木有涯哉

李承芳

嘉魚人

聚民倉記

時成化甲辰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管仲曰守國者

蘄水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六

守穀而已某縣之壤廣幾許縣之壤狹幾許則必積委弊重之相因救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策後世之為治者心於為人用其法而良焉心於為己倚其法而姦焉民之生死國之興喪實係之水旱不聞豈凶並誅用其力不遺其時盡其求不遺其法吾楚茲數年來民之困苦可勝道哉九州可知矣雖然九州亦大矣為國家培植根本而清明王者之所天者果無人哉仲伯者之佐也收其利權於已離民喪邦而所以啟之者何居衣帛食肉不饑不寒而使之者何居新安潘名珏以甲辰進士宰蘄水至今乙卯九年

於茲矣予嘗道蘄蘄父老相率而告予曰吾令其養民□  
能其取民也不能吾生實賴之其公帑之間毫積寸升貴  
則吾與賤則吾收義以入之仁以散之禮以守之智以藏  
之倉以舊開廩以日實乃者又於治所之比郭門再開而  
再實為屋者二十有四間扁曰濟民內外完密不啻大賈  
富豪有成令之守法勸民上下熟知是舉也籓叅林公臬  
僉張公實有以成主簿王賓闔端徐懋典史王恕恭趨所  
事惟恐後而令之志得以行焉吾民相率伐石請能言君  
子而文之以辭期法於遠敢以屬予不敢辭記其大較

蘄水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七

程敏政

明大  
宗伯

浮橋記

時成化甲辰始事  
弘治戊申告竣

天下事有可已而不可已者有不可已而已者皆非也可已  
而不已則厲民不可已而已則隳事君子之蒞政必酌其  
中以為制則使民不厲事不隳而足為吾人之永利斯可  
矣若今蘄水縣之所謂浮橋者吾有取焉初蘄水有渡在  
縣之南門當邑路之衝每入冬架木為橋春漲竹則橋敗  
而濟以舟舟不勝載墮隨之秋水涸而灘磧露則不時成  
舟不即通歲費白金十斤責以渡夫六人而民恒病涉焉

為歲滋久莫或究心徽之婺源潘公珏以成化甲辰進士擢知蘄水縣事嘗析謁宣聖廟進其師生與語而前教諭周同綸訓導楊復初周寬暨諸生王泰輩首以是為言蓋渡當儒學前故悉其事而君亦首肯心計曰是必為浮橋使守者歛放有時庶可久也歲連歉不克如志會巡撫都憲馬公來有令諏縣興革事君躍然以狀上報可即往行水令耆民游泰度河面之廣狹以丈計者六十計歲造之常費不足以給募之義民捐金以佐官而君又思吏之有所朘削也親往視役命僧會悟智市材鐵集工力肇功於蘄水縣志

□□隳或起而為其民之厲又何釋乎義利之說而違□  
夫君子之譏哉矧學校公論所自出乃亟稱潘公之賢雖  
橋梁一事亦有得於拯溺濟涉之遺規則其他政之善從  
可知矣異時陟位臺鼎則任益隆天下所謂可已而不已  
與不可已而已者固當大明乎義利不見乎勲猷而蘄水  
固其發軔也然則是橋也將有甘棠之思繫焉豈可無述  
哉君字玉汝生於朱子之鄉而誦其遺書甚力且於予有  
講習之雅故嘉其筮仕有惠及民而又知所先務如此俾  
後來者有所考且有所勸以嗣經久之圖焉

蘄水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九

沈鍾

潘珏去思碑

時弘治  
丁巳

國家着令建官率以九載秩滿滿則去去則不可復留黃  
之蘄水據湖籓之隅地廣而民衆號稱劇邑徽之婺源潘  
公珏字玉汝者以成化甲辰進士丙午來為邑侯距今弘  
治丁巳秩滿滿而去去而不可復留矣九載間遺愛被民  
淪臙浹髓不翅若雨露覆渥以故民無長少智愚賢不肖  
無遠邇環百里而寄命者於其去將無不致其思而用其  
精相與圖筆諸記鑱諸石豎諸邑之周道命曰去思碑治

□襄峴墮淚者同科於虜斯豈民有所諛於侯侯有所迫於民藉以勢民諛於侯資以利侯去矣勢復奚藉利孰與資一日邑之父老畢銓羅滿金以子表與侯相稔走武昌禮館下通具侯遺愛事蹟於予以記請書不云乎民罔常懷懷於有仁夫仁者愛也愛也者仁之推也而懷即思之謂耳竊惟侯不携家室澹泊不以為厭廡字僅蔽風雨不以為嫌盖侯將遺其愛於民或恐有所勞而妨其愛故耳首開拓學基改築殿堂齋廡修鄉賢祠立科第及廣寒傳桂坊使章縫之徒有所觀感而興起非其愛之遺於俊秀蘄水縣志

及奚容以差殊觀

程昌

弘治間為蘄水令祁  
門人由進士

### 蘄水縣志序

志叙曰志類為五第卷為六析以提其要志沿革以昭興廢志疆域以辨廣狹志秩官以為民極志名宦以著循□志學校以崇教化志孝行以重大倫志御製以彰恩典以及戶口田賦科目鄉賢例凡當詳者括鴻纖貫幽晰舉無逸善迪惟足風世者志之出經常者志之詭行異巧間文粗迹無得而錄焉

蘄水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十一

陳敏政

王公堤記

堤在巴河時正德甲戌時知縣王伯築

興大功以為民利惟賢者能之則夫昭令名以垂不朽亦有孚惠德自不容已耳蘓軾守杭作堤於湖人謂之曰蘓公堤陳堯佐守滑作堤障河人謂之曰陳公堤二子豈固欲掠取此名哉盖其惠心有孚口碑籍籍自是不朽也蘄水七十里曰鎮巴河為江淮鄂徽光蔡之衡要持節遊宦覽勝觀光與夫商賈工藝往來轉連踵接殆無虛日其地北阻高山大江經其南湖水衡其東石潭遶其西盖水鄉

也方夏淫兩江漲潢潦縈紆罔施舟楫冬則雨雪冰凍□  
淖坎壘莫難負乘人咸病焉正德甲戌成都王侯來尹是  
邑道出巴河目擊民病嘆曰古之為政固有以橋壞為己  
過而賞民覆租請以身填金堤之決而自盧堤上者今此  
地雖覆租之盧而水勢亦無金堤此舉事宜無所難吾安  
道吾責哉視篆之餘首捐金二十為吏民倡命道士胡覺  
照董其役既而二尹傳君判簿郎君幕賓王君於是經行  
於是者咸分餘貨以相厥功今年四月堤成凡長三十丈  
廣五尋高一丈甃以石樹以柳一方大利民咸歌誦萬口  
蘄水縣志

其美哉請者咸禰謝曰是所願聞也請并書之侯名□□  
希召號棠軒成都灌縣人登戊午賢科筮仕於此政績膾  
□人口此其一事云

王廷陳

黃岡人翰林編修由正德丁丑會試第五人

贈謝爵來兩叙

爵德寧州舉人正  
壬午知蘄水

謝君令蘄水壬午春三月不兩民戚曰何以播君步自邑  
壇禱焉兩越四月不兩民戚曰何以植君步自邑壇禱焉  
兩越五月不雨民戚曰何以穫君步自邑壇禱焉兩邑人  
歌之為來雨之章王子聞之曰歌也是為長民者風矣帝

蘄水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十三

也豈民棄夫錫蕃育庶靡不民焉供是務殖也或雨蘄焉  
食且不粒以斃務殖之而復以棄也其否也矣是孰用棄  
□吏也吏也者族民而臨之殆為帝殖者乎不德而賄帝  
其曰□且氓殖不有於民之室而吏橐用盈是以吾殖賄  
也故蘄焉不愛棄或昭吏棄也君之政聞之矣敏而思達  
而執肅肅而惠法不勢貸其仆也勁者先苟民庇焉不惜  
冒法罰邑人冝之乃不吏亦靡不禮帝其曰令良吾氓殖  
焉今不有也禱輒兩豈惟殖民不吏棄焉昭其良也傳曰  
禮有祈焉有報焉夫偃倮而趨匪其褻也即湯焉以其區

犧巫也感而酬豐品是事而幸帝之私也謂帝需乎君□  
不然乃不雨曰予也帝何意焉其雨矣曰帝也予何力焉  
夫始不奸帝之命既也不有帝之功是謂對帝之休帝其  
永庇之矣

錢貢

邑人弘治  
甲子舉人

### 菊山遺稿叙

記繭父書不忍讀手澤存焉毋倦不能飲曰澤存焉噫此  
猶感於外物爾若詩文之遺則精神思慮之所萃心澤存  
焉苟散逸而弗收將安忍乎先君子菊山翁學成數竒屢  
蘄水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十四  
困場屋無暇於詩文或迫而應之則狀趣紀事信筆登紙  
殊不經意思然機軸自出不釘餽陳言每為識者賞之貢  
不肖今年六十矣乃輯其詩與文及人所贈輓之詩文皆  
僅得什之一以遺後人嗟乎此豈書卷之類之比乎吾尚  
忍復展而讀之乎吾又尚忍不展讀之而使之蒙塵於笥  
中乎拭淚而叙之

### 龍洞寺建石門引

前人

予嘗北走南旺而東游於浙西見河海之濱皆有龍王祠  
盖龍為靈物藉之以扼泉流而通漕運殺潮勢而奠□民

非諸淫教類也蘄有三角山之勝蛟龍宅焉歲旱則近者  
候風而雨遠者負水而兩然絕頂多虎穴人不可行自五  
代時慈蔭祖師居之虎遁去民無旱憂故有伏虎禪師之  
稱歷宋及元代有封號賜寺額曰龍洞盖因龍而有寺也  
兵燹輒廢弘治中僧廣智者嗣焉漸為修復今年七十有  
五語其徒曰吾老矣寺頽矣野燒之延而及者非力所禦  
山風之烈而頻者夜不可燈惟石其門焉乃可為佛庇乎  
執募曆乞予言余曰佛善人也其心主於濟物龍能變化  
性雖莫測而澤亦及人二者固相遭而不相離也石門之  
蘄水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十五

設豈徒為佛庇耶民之急旱而來者望門而趨叩洞以入  
得水而歸各遂其所求庇佛固庇龍庇龍因庇民也四方  
仁人寧無起而佐其費者乎予因論龍而及佛如此若曰  
四萬八千門之廣大其問諸學佛者

王鎔

重脩學記

時嘉靖  
丙申

蘄山之陽南溪之匯古建學宮馬負崔抱流探竒挹勝其  
左則鳳棲玉臺之廻翔其南則登瀛天馬之拱向風氣萃  
止靈光俱存斯以文藻淵源簪□聯續樂育餘者庶幾鄒

魯善乎作者之遺也夷考邑志國初祠宇迄今僅一□□  
棟橈壞瓦甃零籍配席饗禮無所於依久之未有克振者  
走以展謁因論其不飭而諸生亦奉以告敝焉此有司之  
責也夫墜而得舉者亦艱矣謀貳則不協數殷則厭衆計  
處稍濫則財用不給任事者惰則鮮克有終今縉庶同聲  
二三紀而後葺不可謂殷庶支簡節不可謂濫師賢而丞  
厲不可謂惰夫鎔也會其謀而達其幾者也乃裒金於東  
矢取材於廢寺鳩工於比閭醵不滿百工不踰月作而新  
之以求安妥聖作鍾而儁傑興焉茲非文運之一助歟夫

蘄水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十六

吾儒誦法者夫子之言所推行者夫子之道瞻宮墻而弗  
肅者非禮也逢圯怠而弗加之意者非義也禮以成敬義  
以孚信將令德之保膺而民協和在位者慎矣將帝學之  
緝□而敬恭明神諸士子亦進於是矣事已而峻教諭李  
仁偕其僚友求重以文請因緒書其槩以識歲月云

胡仲謨

正德辛巳進士

脩學記

時嘉靖二十三年

聖天子御極二十有三年實天下臣工述職之期吾邑長  
□以去歲之冬北徂臺省諸公謂蘄當孔道政務旁午選

於屬僚檄判黃陂江君文煥署邑事至則檢身心設條約  
嚴吏胥之防寬里甲之役滌煩□杜需求享祀克虔征欽  
未嘗擾豪古屏跡小民無隱懷前此妙齡清擢久於厥官  
莫之或及也維邑廟學歲久就圯聖賢無妥靈之地師生  
無棲止肄業之場江君見而憂之謀諸邑判黃君國政志  
同力協俾民犯輕科者贖以木石諸材躬自區畫夫匠並  
興頽者立之敝者補之陳者新之事半而功倍焉茲固斯  
文之公樂也微江君則圖雖於易將誰任之予觀老佛宮  
墻滯於天下黃冠緇衣者皆其徒也徃徃節衣食求施舍  
蘄水縣志

予□丁內艱家居無黜陟考課之責姑為是矯俗之論□  
吾黨商畧焉

蘄水縣重建三賢祠記

陳公諱蘭化字斗墟嘉靖三十九年令蘄

前人

古人之登秩於祀或忠信孝廉祀於鄉或從政樹勲祀於國其或高風遠韻身經歷處即祀之不以遠近為限隔也邑南郭石岡之巔舊有祠祀晉王右軍逸少唐陸處士鴻漸宋蘓文忠公東坡三賢皆嘗遊涉茲土王之洗筆池陸之烹茶泉蘓之綠楊橋與河厓所刻擊空明泝流光字相望俱存祠則久而殄廢遺址裂為民居正德初府倅龍渠

蘄水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十八

謝公移達於南門外右區淪於河厥後鮮有議及者新建斗墟陳公來牧是邦才敏急先務况值歲豐人和凡廟學壇壝衙署坊巷咸振飭改觀下令復石岡祠地民悅而從之撤屋墮垣拓地愈廣於是斂材鳩工構正堂三間東西廊房各三間大門一間內飾以丹青外裹以堅甃題桷翬飛周遭繩直俯長河於一帶鍾蒼翠於萬峯雖狂夫稚子亦知其佳麗而嗟賞焉筮日列三賢木主以世之先後為倫次牲用少牢率師生父老酸奔虔告仍請於當道載之典籍盖將與廟社之祀相為攸久者也三賢有神歡然卒

止於斯無疑矣夫以右軍之文雅清真處士之竒雋冲淡東坡之文章氣節妙悟慈良均之為古今所向慕顧予於東坡有偏嗜焉前此己卯歲夢謁東坡於赤壁祠肅揖東切荅楫贈以彩箋一壘是秋遂領鄉薦明年捷春闈登進士嗣是副口事於蜀每巡行至眉州必宿於祠脩葺其傾圯更新其登噐而倦倦之私夫已也迄今歸田欲建一祠而力弗給謀於斗墟者數矣茲恢復故祠乃一舉而三得因併記彰予莫大之慶幸焉

錢邦偁

邑人進士戶部主事

蘄水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十九

重建社稷壇記

時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十一月

邑社稷壇舊在郭中制也前侯方君榮遷焉又在西北隅亦夫辨方正位之義瀕年水旱相仍若有由然蘄父老率請於今侯陳君期改建侯曰立社稷以為民也而責在宀司敢不矢心力以求利爾民蚤夜詢謀捐貲買地鼎建聞諸監司允焉量出鳩材周繚以垣外為門內為齋居為省牲室其壇壝悉如制以嘉靖庚申九月肇工越月而事竣文物更新輿論快之君子曰是役也陳君可謂有功於社稷者矣右陰而尊地於北義也圖事而救卜告虔礼也心

怵而惠下孔殷仁也三者備矣明德馨香以祭神其以□  
乎是民之庇也國之禎也若侯其真社稷之臣歟余江右  
事竣便歸梓里樂觀厥成敬為之紀其他建制未暇悉書  
侯新建人諱蘭化號斗墟嘉靖丁巳任今陞北太僕寺丞  
云

朱袵

邑人嘉靖癸丑  
進士任布政

厲壇記

縣時嘉靖庚申知  
陳蘭化連

蘄邑舊有厲壇民居焉諸六博鞦韆□鞠鬪鷄走犬之儕  
事於此紛囂相讒門垣俱圯莫或舉之水則浸大河若□  
蘄水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二十

則木益稿死亢陽之氣隻金若蝕□間之父老竊色懼陳  
侯以故侯憫然事蝟亡及也乃庚申吉遂易建朱子曰庶  
有豸乎是役也夫侯也帝以氓授也族而氓之是用撫柔  
明惠也而□者先杞為氓也被髮如野海若祗惴惴乎假  
手是皇而曰神將不逞於氓若其以禍悔福於蘄毋寧茲  
而厲也曰滋蔓無能奚事饒卮而□爽嶢而憶寧我其有  
辭於靈靈將曼露草間大地之泣若置焉奚厲後哉而不  
為氓急侯為政鷹擊而惠捷而執事平振復亡蘊年以病  
□□下氓欣焉為氓急而厲明德而羞厲將蕪焉其吐之

乎而壇且圯燥蒨從事亡能靈是妥焉靈即不言非制□  
梧丘□首也鵠亭灰骨也俾有依也茲有祐也侯為氓修  
祀事匪遺而厲而且也重而壇方閱月奏成崔蔚矣觀美  
矣而其妥之無驚其為佐我氓時則秋不時則不秋而厲  
若尸之亡令吾氓瘁而重侯厪則壇之於侯也不虛矣壇  
建於嘉靖庚申九月十月事竣地在北門制如故南北一  
十二丈東西八夫七尺周繚以垣外為門內為宇為齋居  
為省牲室度於大卒之居焉是為記

脩城記

時厲曆  
乙亥歲

前人

蘄水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二一

今天子銳精圖治猶加意邊圉疆宇詔兵部行撫臺都御  
史汝陽趙公既嘗巡諸屬訪民疾苦脩知某縣某縣可城  
因麻城黃陂工方興暫為停待其夢寐固長在江漢間也  
今遵新例復伏鉞而東熟為巡閱與按臺侍御史豐城李  
公會行左使嘉定徐公副憲長洲馬公而按境躬親相度  
劑量務求於民暫勞而永逸者則我郡侯上海潘公及我  
邑侯崇仁劉父母也議定於今四月二十八日經始方垂  
成間僉以城記謀於予予弗敢承乃邑侯劉公固謀於予  
予弗克讓竊惟蘄水之地李勣謂其濱帶江淮張□□□

一大藪澤嘗稱劇盜出沒之衝孰不知其為當城乎而向  
未有舉者功匪易也乃今一旦議建計城周圍七百六十  
丈樓高三丈五尺闊四丈工不甚小公廩提編價不甚裕  
侯且懼下人浸漁募民自出納分築以城工付戶長城樓  
付義民不數月告成雄壯堅緻悉合程度偉麗岑巍甲於  
他邑每登四樓而覽焉祇見其護峰俯楫歆朝宗於北斗  
口水前枹迎豐樂於南薰而王臺呈瑞玉鏡迎禧猶藹乎  
東作發舒之氣西成康阜之景行且置壺漏以授時棲譙  
鼓以警怠多補臺以備覘儲兵甲以示威可以嚴平時出  
蘄水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二二

入之防可以禦意外倉卒之警拱環挹秀啟他時築巖物  
色之光不少厥功良亦懋矣曷以致哉易稱說以先民民  
忘其勞詩咏庶民子來今日之功之速夫固有以感之也  
後之蒞茲土而專城者得無同諸大賢締造初意而心民  
之心乎後之產茲土者得無允懷諸大賢締造始功而恒  
心上之心乎乃同志合川錢君伯谷周君會川李君白岳  
王君九肄李君郢白蔡君心溪徐君近洙何君暨予子計  
部與諸士若民誤以陳於當事者採之以志天假之靈固  
尚有恢廓恬養而表章之者

閩士選

蘄水令萬曆  
尹進士萬曆

蘄民亭記

時萬曆  
九年

今天子御萬年之曆九年方宇大安思以加惠元元勅所  
司議寬恤時下方田之今蓋始於閩而通於天下云選釋  
褐授蘄方蘄田歲值夏仲禾黍遍野民稱不便為請緩其  
期臺使者報曰可而日夜與邑士大夫里老等制弓格計  
便宜度肥瘠秋秒促民收斂始興厥事即以製定弓格先  
令里後設之里役稱便而令戶自為丈也諸外境持弓伺  
民募者悉竄出境積筭吏卒閉弗使出聽民自丈隴陌之  
蘄水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二三

問有主督其佃者有父率其子者有兄命其弟而夫共其  
婦者間有左右田□互丈而更番以息息而起丈者丈畢  
則又對相語曰某寬某繁某可無疑於官府之抽犬而某  
尚致恐於左右之連坐密使人察之得其情狀如此選激  
切自慶仰天祝曰蘄民之易為感也蓋風行於廟堂而草  
偃於隴陌即一邑而寰宇可知已時出而按其所親供畝  
畝合也選感蘄民之不欺即不敢過疑其民而據冊以報  
蓋開丈於是歲九月之翔而報成於十年春正月望是役  
也得田五千捌百四十二頃一十六畝七分一厘五毫塘

六百六十四頃四十一畝六分九厘地一千五百六十五頃三十四畝三分三厘七毫畝盈於舊賦減於初選楊言於衆曰爾父老子弟知方田意乎粵自后稷畧田其制大約謂一夫三百畧而播種於畧中量人畫野已肇於此井稅之興其來日久而田萊之賦後世侈稱漢云考漢史書賜民田租半三十稅一者不一禩豈漢德隆於桑井舊哉法不立而□□之惠易窮也史稱某歲賜田租半則歲之不賜者多而某歲三十稅一則不減者何可勝書荀仲豫常嘆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强大半之賦惠不下通而

蘄水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二四

威福分於豪人彼漢儒習漢事已扼腕言之矣爾父老子弟今試度爾土地之毛歛於私者何輸於公者何間有隱於豪□而拋於狡詐者浸失制賦初意今一釐而正之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不井稅其制已井稅其意矣故犬事方畢而蠲逋之命隨下廟堂之微意豈不以今斷自文事之始宇內悉以均平度幾古所禰無怠無游者乃責之共哉漢德不侔矣諸父老子弟咸曰唯唯是不可無記余為記之且冀告於後之蒞茲土者披圖按冊當知茲方土穀盡括之

無遺而愛惜之因記其亭取曰蘇民明此為蘇民舉也□

蘄志序

萬曆十年記

前人

今天下郡邑皆有志夫志稱掌故蓋紀述以動人心之所之也故心之所之亦謂之志結繩而後四史昉於黃序五史建於蒼籙以致列國莫不有史稱名立號罔非為幾□計爾它毋論已即楚名檣杙天大鳥諫也璧寶賜也鑾召却也援浮救也所繙引非不吁然大乃取而貌之檣杙何居反觀此心雖當放逸而試一語之檣杙在前有不蹶□動者乎古人名史之意可繹思已嗣是丘明得微言創為

蘄水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二五

傳傳者轉也意者轉移人心之義哉爰及子長取式呂覽通號曰紀鴻具叔皮論中蚕室之後厥有孟堅氏綴十志大都鏡前鑒後匪擷英搴芳云蘄在楚為六聚四通之地不穀來三載於茲惟是日夜無敢寧先是坐會計事鞅掌三年乃可間取故志繙閱之洋洋足徵而田賦稍異於舊諸故事當增入者乃博選文學遮其詳而不穀刪潤之惟以動人心之義宣道其中故標目則例不眩異以從古不灑濯以投好使凡昧昧咻咻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間者或觸而動焉人物之首忠孝也循良之重教

化也山川之以人物也坊之以人重也冠節孝而後弟也  
田賦之覈實也藝文之首經也動人心之義也夫濼腴搜  
潤以垂不朽者史氏之職而宣化正俗以維人心者有司  
之務不穀業有司惟言有司之務凡我士民竦身而載聽  
視者觀志所稱脩矣其香欲襲其羽欲儀不穀與士民共  
矢之昔燕人有亡者生於燕長於楚老而以其國反同行  
者道晉望晉之城若社而誑之曰若燕也其人瞿然不自  
禁者久之重鄉也爾士民生斯鄉將比肩百里旦暮遇之  
誦其詩讀其書私淑諸人也不穀於蘄厚望焉

蘄水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二六

脩巴河唐睢陽張公廟記

時萬曆十三年

前人

大忠於土者人之主皆欲其臣主於人者皆欲其忠以故  
劫遷代異而忠無貳軀烈有餘氣誠欲之也天地一指萬  
物一馬而入無窮之門游無極之野與日□叅□天地為  
常者誰乎南華之言曰小人以身徇利士以身徇名名聲  
異號其餘傷性以身為狗一也有旨哉誠傷性矣則狗名  
之狗何異徇利之狗唐睢陽張公邇唐迄今王公民萌罔  
不日嚙神悚曰忠獨其所謂忠者則公固刳心焉按唐紀  
公尹真源先是譙郡太守以城降使公為長史西迎□公

還真源帥吏民哭玄元皇帝廟誓不與賊俱生起兵討賊  
迨雍丘戰死公併其衆令弧賊尹賊前後擁至公嬰鋒百  
餘戟殺賊十二萬人使公乘戰勝之威以雍丘一隅之地  
不足恃擁衆還報天子其勲猷未必不埒李郭銘彝鼎公  
獨私念□陽江淮保障寧掘鼠雀嗜茶馬殞愛妾不悔封  
疆之臣死封疆義也彈丸不足以當勁敵公稱多筭豈不  
燭照預計之芻死縊死皆成戰死皆謂死封疆而公獨不  
死豈難死哉括城中老弱逮城中婦女暴秦之酷是烈矣  
公尹其地魚肉其素所耳聞目見之人以成一己之忠公  
蘄水縣志

入無窮游無極與日月參光天地為常者也巴河故有公廟往有議毀之者而誣稱公降有詞廟得無毀余過巴河禮公廟主廟者為余述其詳如此士人聚觀其詞曰此偽也余詰士人以果偽也孰使之使天下之人者鬼神之德之盛而真偽無辨矣廟不知所自始嘉靖間倪令曾新之至萬曆十三年余帥士之鄉耆等為理崩圯增豎石坊清民基之侵占者為臺高二丈許臺之上為室三楹廟貌改觀瞻拜臺下可仰不可即孰非神所使哉若曰蘄當江淮間蘄人當祀公公宜享蘄祀是猶有倚之說也□□□□

蘄水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二八

杜長春

時萬曆壬子年  
□蘄水

### 立學田碑記

古三代田制立學兩者並重盖國本在民治民在士課士在學所從來遠矣余始令蘄首重學政立十二月課會每月以翔九為期余命題閱藝博監試儒童亦共會於青衿鼓勵獎勵多士雲從人人炊太乙之燈在在吐長庚之藻於文風未必無小補獨計課會多則公費繁欲謀學田之策時歲值撥補鞠審糧長李得二戶丁李恩飛詭田糧貳石該租貳拾陸石依律擬入官以充學田招由守道詳允

行□聊脩課會公費或督學取用或周急貧生皆□□□  
於古分田定制私田養民公田養士駸駸乎少追三代之  
風謹勒石以垂不朽云

袁黃

號了凡嘉善  
兵部主事

清泉寺募藏題詞

古佛傳心不立文字拈花微笑已覺多羅而况梵筴数千  
較儒書更夥此何說也竊謂禪是佛意經是佛語諸佛心  
口必不相違立文字與不立文字總於本分不相干涉故  
用則于箱萬軸汗牛充棟而不為繁不用則盡掃紙墨終

蘄水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二九

日無言而不為少然西方重耳惟論聲聞東土重目則以  
識字人為賢不識字人為愚而文字之用震旦為急故佛  
在此方以藏經為一大因緣不可廢也蘄水縣清泉寺為  
古名刹左有羲之墨沼右有陸羽茶泉後枕鳳棲山前帶  
綠楊橋更有東坡墨迹併黃房丹**苑**俱載楚誌且屬南北  
通衢峨嵋孔道凡通人墨客高流法侶不論久留暫憩莫  
不流連賞玩有所品題日久頽廢近有守心禪師深通法  
要戒行精嚴李侍御會川公延為住持道法□播僧俗歸  
□□廣脩築翕然一新其徒海良繼師之志晨夕課誦□

佛鉢僧宗風大暢以寺僧頗衆而法寶未備非所以肅□  
□之目而引之入道也遂發洪願募造藏經東遊吳越受  
戒於雲栖進香海上遄往姑蘓索申太師題其卷端復至  
趙田謁予徵一言以告四方賢達予偶出遊旬日未返端  
坐於門肅如也其堅志不囿有如此者是可以觀禪矣因  
信筆艸此以為信施之倡

董其昌

群芳譜序

吾聞三皇之書謂之三墳三墳言大道也道莫大於易近  
蘄水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三十

取諸身則為素問遠取諸物則為本草蓋說卦所謂於木  
為堅多心科上稿者即本草之鼻祖也且夫藥不過五行  
五行之變為五色為五味為五氣為五性為五用而五者  
之變不可勝窮聖人以卦氣為五行情故曰一日嘗七  
十毒者此物此志也神膏敷瘡靈丸療疾非常之事聖人  
不貴一毒妄攻五兵莫慘傷生之事聖人慎之慎之必自  
身始聖人亦人耳如其腴為□蹈不死之域為神愚莫  
甚焉豈足信哉知禹之言神也以九疇治水則知農之言  
神也以八卦□藥□矣秦燔六經惟易附於□卜以不廢

故曰執之皆術不執皆道□本草為神農氏之易可也□  
初藥分三品以三百六十五種應周天之數自漢以後代  
有增益為圖為註為音義事類者凡數十家至近日蘄州  
李君悉加結集又以經史稗官之書廣引曲証凡四十卷  
命曰本草綱目可謂勤且博矣張文潛明道雜誌云蘄之  
龐安時隨症絜方輒有神驗乃知醫統故在楚楚又著於  
蘄神農之佐即桐君雷公所著書已煙滅不傳而龐安時  
惟傷寒一論傳於世今讀李君綱目而古今之醫有所統  
萃焉余故衍三墳之旨而推本於易敢曰為神農之言也  
哉